續資治通鑑

賜進士及第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兼管湖北巡撫事鎮洋畢沅編集

宋紀八十一 起著雍執徐七月盡上章敦牂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元祐三年遼大安四年 秋七月戊申朔王穎卒諡端獻 遼曲赦奉聖州役徒 癸丑太皇太后詔有司襃崇皇太妃討論典故以聞 丙辰遼遣使冊李乾順爲夏國王 庚申遼主如秋山 壬戌詔應大臣奏舉館職並依條召試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先是劉安世言祖

宗定天下首開儒館以育人材近歲以來寖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校試遂貼職名帝以爲然故有是詔安世又奏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而繼云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名爲更張弊原尚在乞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得不用此制庶幾塞僥倖之門重館職之選不聽　戊辰夜東北方明如晝俄有赤氣中有白氣經天　己巳幾禁民出境　癸酉忠州言臨江塗井鎮雨黑黍　八月己卯進封揚王顥爲徐王　庚辰遼有司奏宛平永清蝗爲飛鳥所食　辛巳復置荊門軍　丙戌罷吏試新

刑法　庚寅遼主謁慶陵　丁酉渠陽蠻入寇　辛丑
劉安世言臣伏見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
敢授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來盡廢列聖之
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今在位之臣猶襲故態子弟親
戚布滿要津此最當今大患也願出此章徧示三省俾
不廢祖宗之法　中書舍人曾肇言近日以來頗有干
求內降特與差遣者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謹並錄
上仁宗朝緣內降戒飭詔書事迹凡八條別爲一通伏
乞置之坐右少助省覽　九月庚申禁宗室聯姻內臣
家　乙丑詔觀察使以上給永業田　丁卯策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科謝悰賜進士出身除初等職官劉安世言近見悰申尚書省辭免新命狀乃云所有敕命未敢抵授以祇爲抵以受爲授曾歷省中有伏獵侍郎爲嚴挺之所譏而擢陛下初復制舉豈容有抵授賢良乎

冬十月丁丑遼主獵於遼水之濱己卯駐藕絲淀癸未免百姓所貸官粟　丙戌罷新城諸堡砦　趙瞻乞廢渠陽軍以舒荆湖之力從之　己丑遼知北院樞密使耶律阿蘇（舊作阿思今改）封漆水郡王癸巳以伊實（舊作乙辛今改）大王耶律迪里（舊作敵烈今改）知西北路招討使事以權知西北路招討事蕭休格（舊作朽哥今改）知伊實大王事　戊戌復

南北宣徽院　御史翟思等言淸心莫如省事省事莫如省官今天下之事其繇簡多寡無以異于官制以前然皆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爲四五皆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爲六七願朝廷參攷古制以救今弊　壬寅遂命諸部長官親鞫獄訟　十一月甲辰遣吏部侍郎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相度回河利害畫圖聞奏　庚申遂與中府民張化法以父兄犯盜當死請以身代遂主皆免之　丁卯詔歲以十月給巡城兵衣裘　劉安世言屢見近臣連名薦士多爲捷徑容使躁求人懷覬覦何所不至詔自今臣僚特有薦舉毋得列銜聞奏　十

二月癸未遼以耶律愼思爲中京留守　劉安世言鄆州學教授周穜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穜以疏遠微賤之臣懷姦邪觀望之志陵蔑公議妄論典禮伏望重行竄殛以明好惡蘇軾言臣忝備侍從謬於知人至引穜以汙學校謹自劾待罪甲午罷穜教授歸吏部　壬寅白虹貫日　戸部侍郎蘇轍上疏言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猶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今建議者乃謂

河徙無常萬一自遼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舊在東自
河以西郡縣與遼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
捍其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
防之利不言可知且契丹諸水皆自北南注以入于海
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此
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言黃河自小
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怒決之患
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
患大臣以其異己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
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大臣重于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

愛以取必于朝廷雖已遣范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
保無觀望風旨也願亟收囘買梢發兵指揮使百祿等
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　閏月癸卯
朔頒元祐敕令格式　是日遂預行正旦禮　甲辰銀
青光祿大夫致仕蜀郡公范鎮定鑄律度量鐘磬等并
書及圖法上進較景祐中李照樂又下一律有奇帝及
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輔臣同閱視賜詔嘉奬下之太
常令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
三日而卒謚忠文鎮清白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口
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雖在萬乘前

無所屈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故當時推天下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景仁鎮字也 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言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臣等願明敕本部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先之則誰不信服奏入詔戶部取索應干財用除諸班諸軍料錢衣糧賞給特支依舊外其餘浮費並行裁省節次以聞 御史中丞李常言先帝以吏人無祿不足以責其廉遂重其罰而祿之向已命官聚貲汰冗請督責成書詔門下中書後省疾速

立法　丙午遼主如混同江　戊申減宰執賜予　甲寅太皇太后詔曰官宄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以闒茸員至相倚徙上有久曠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孜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澂清取士之原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特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于社稷吾無愛于髮膚矧此推恩實同豪末忠義之士當識此情各忽內顧之誠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毋遇聖節

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 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庚申置六曹尚書權官 丙寅詔吏部詳定六曹重複利害以聞 范百祿趙君錫既受詔行視東西二河度地形究利害見東流高仰北流順下知河必不可回即條畫以聞

四年遼太安五年 春正月癸未范百祿等使還入對復言修減水河有害無利願罷其役那移工料繕築西隄以護南決口頭之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 遼主如魚兒濼 甲申以夏人通好詔邊將毋生事 左司諫韓川罷爲集賢校理權發遣潁州以數言胡宗愈不聽故也

甲午高麗貢于遼　是月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　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事申國公呂公著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徒復逝痛惜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諡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暴其好德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攷實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每帝

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眾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不覺消釋其敬服如此　庚戌白虹貫日　乙卯夏國主遣使來謝封冊　壬戌御邇英閣詔講讀官講尚書讀寶訓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帝問曰止此三德為更有德康對曰臯陶所陳有九德如柔而立剛而塞彊而義等語是也先是帝恭默未言起居舍人王巖叟喜聞德音欲因以風諫退而上言陛下既能審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

則亂不可須臾去也三數雖少推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要嚴叟嘗侍講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帝曰並無所好惟是觀書對曰聖學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去它事始可謂專久而不倦始可謂勤帝然之

三月癸酉遼主命析津大定二府精選舉人以聞遼自清寧後五京諸州各建孔子廟頒五經傳疏至是復下詔諭學者當窮經明道　甲戌蘇頌等奏撰進漢唐故事分門增修詔以邇英要覽爲名　己卯作渾天儀

胡宗愈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以劉安世屢劾其罪狀故也　太史局奏宋以火德王天下今所造渾儀名

水運甚非吉兆詔以元祐渾天儀象爲名其後翰林學士許將等請卽象爲儀幷爲一器從之　劉安世言去冬迄今春雨雪愆期夏苗將槁秋種未布伏望特罷宴樂以示閔雨之意丁亥詔罷春宴　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罷爲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軾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歷言今功罪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寇鎭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恐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趙挺之王覿攻之尤甚軾知不見容請外故有是命　己丑詔自今大禮毋上尊號　辛卯晝有流星自東北向西

北急流至濁浸 乙未罷幸瓊林苑金明池 夏四月甲辰遼以知奚六部大王事尼噶舊作涅葛今改爲本部大王 乙巳呂大防等以久旱求罷不允 丁未少保司徒兼中書令太一宮使濟陽郡王曹佾卒佾性和易美儀度神宗每咨訪以政然退朝終日語不及公事神宗謂大臣曰曹王雖用近親貴而端拱寡過善自保眞純臣也進對未嘗名 戊申罷大禮使及奏告等執加賜 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言蔡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內二章譏訕尤甚奏至左司諫吳安詩首聞其事即彈論之梁燾范祖禹王巖

及劉安世等交章乞正確罪壬子詔令確具析聞奏仍
委知安州錢景陽繳進確元題詩本始確嘗從處厚學
賦及作相與處厚有隙王珪欲除處厚館職爲確所沮
處厚由是恨確故箋釋其詩上之士大夫固多疾確然
亦由此畏惡處厚云　遼主獵於北山　戊午分經義
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
詩賦爲兩科試士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即除
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詔從之凡詩賦進士
于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
義二道論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

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春秋爲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試論策如詩賦科竝以四場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理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如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神宗尊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

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　是日尚書省又言大河東流爲中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濼兼濁水入界河向去淺澁則河尾將直注北界入海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爲深慮詔范百祿趙君錫條畫以聞百祿言臣等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以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闊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

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漢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勢如建瓴經今八年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此乃下流深快之驗也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趨深奔下湍激奔騰只有闊深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不至上煩聖慮　壬戌弛在京牧地與民　甲子遼主以霖雨罷獵　五月辛未以著作郎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上疏論人主正心

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于中庶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　癸酉以御史中丞李常爲兵部尚書侍御史盛陶爲太常少卿皆坐不論蔡確改官也　辛巳知鄧州觀文殿學士蔡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時中書舍人彭汝礪密疏救確大略以吳處厚開告訐之路此風不可長爲言盛陶亦騰章意與汝礪合已而安州言確已刮洗詩牌其明日確奏亦至自辨甚悉汝礪復救解之論猶未決梁燾劉安世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分析故有是命汝礪

又封還詞頭即謁告會王巖叟當制遂草詞行下　丙戌梁燾吳安詩劉安世言蔡確罪重而責輕傅堯俞朱光庭相繼論列范祖禹亦助之於是太皇太后宣諭燾等令密具行遣條例閤奏燾等即以丁謂孫沔呂惠卿故事條上丁亥宰執入對太皇太后怒曰蔡確可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宰執愕立相視范純仁言方今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劉摯亦以確母老引柳宗元與劉禹錫播州事呂大防因曰確先帝大臣乞如摯所論移一近裏州郡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也於是不敢復言純仁獨留身指王

存論之意不解純仁曰臣奉詔但乞免內臣押去太皇太后曰如何純仁以晉利用事言之太皇太后曰無慮彼必不死也是夜批出差入內供奉裴彥臣等押送臣僚皆欲救止而恐與初論相戾且非體遂不敢發李常盛陶翟思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彭汝礪坐營救并不草責詞皆罷去擢吳處厚知衛州初議竄確嶺嶠純仁謂大防曰此路自丁晉公後荆棘六七十年矣柰何開之吾儕正恐亦不免耳知杭州蘇軾未行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損謂宜皇帝降敕推治而太皇太

后特加寛貸則仁孝兩得矣太皇太后善其言而不能用　詔直龍圖閣邢恕候服闋日落職授承議郎監永州鹽酒稅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陽闕道抵鄧州見蔡確相與謀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特招康道河陽因勸康作書稱確爲它日全身保家計康以恕同年又出父門下信之作書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以康爲司馬光之子言確有定策功可取信於世旣而梁燾自潞州以左諫議召恕亦要燾出河陽旣至恕日夜論確定策功不休且以康與確書爲證燾不悅詣闕奏之會吳處厚評確詩燾因與劉安世等請誅確確旣貶竄

恕亦坐謫太皇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
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耶若使確它日復來欺罔
上下豈不爲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今因其自敗
如此行遣蓋爲社稷也康初欲從恕招邵雍子伯溫謂
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
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從之則必爲異日悔公
休康字也及燾等論確恕罪亦指康書詔令康分析康
乃悔之　初梁燾之論蔡確也悉具確及王安石之親
黨姓名以進曰臣等竊謂確本出王安石之門相繼秉
政垂二十年羣小趨附深根固蒂謹以兩人親黨開具

于後確親黨安燾章惇蒲宗孟曾布曾肇蔡京蔡卞黃履吳居厚舒亶王覿邢恕等四十七人安石親黨蔡確章惇呂惠卿張璪安燾蒲宗孟王安禮曾布曾肇彭汝礪陸佃謝景溫黃履呂嘉問沈括舒亶葉祖洽趙挺之張商英等三十人于是太皇太后宣諭宰執曰確黨多在朝范純仁進曰確無黨呂大防進曰確黨甚盛純仁言非是劉摯亦助大防言有之純仁曰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退卽上疏言蔡確之罪自有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前奉特降詔書盡釋臣僚往咎自此內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心拳

弊實在於此范祖禹亦謂確已貶餘黨可弗問乃上言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四方無不聳駭確罷相已久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姦心爲衆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爲黨確而逐之恐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

遼主駐赤勒嶺已丑遼以準布（舊作阻卜今改）瑪古蘇（舊作磨古斯今改）爲諸部長以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薦之也自蕭迪嚕（舊作敵祿今改）爲招討之後政務姑息多擇柔愿者用之諸部漸至跋扈托卜嘉含容尤甚邊防益廢至是復薦瑪古蘇卒啓後來邊患　癸巳回鶻貢

艮馬于遼　己亥遼以同知樞密院使事耶律鄂嘉舊作那也今改知右伊勒希巴事以左祗候郎君班詳袞耶律尼哩舊作涅里今改知北大王事　六月甲辰范純仁王存罷時梁燾劉安世交章論純仁黨附蔡確純仁亦求出外吳安詩因言王存嘗助純仁救確純仁當罷存不可獨留遂詔純仁依前官爲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存爲端明殿學士知蔡州　丙午以樞密直學士戶部尚書韓忠彥爲尚書左丞翰林學士許將爲尚書右丞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爲同知樞密院事　丁未以戶部侍郎蘇轍爲吏部侍郎三日改翰林學士　夏遣使

來貢　甲寅夏遣使如遼謝封冊　壬戌遼以參知政
事王言敷爲樞密副使賈士勳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
院事　秋七月庚午遼主獵於沙嶺　乙亥安燾以母
憂去位（攷異乙亥宋史哲宗紀作庚辰今從長編及宰輔表）　詔戶部令諸路提
刑司下豐熟州縣量增錢廣行收糴從司馬康劉安世
范祖禹請也　壬辰遼主駐鴻絲淀　丙申都水監言
宗城決溢向下包蓄不定河勢未可全奪且爲二股分
行以紓下流之患雖未保冬夏常流已見有可爲之勢
必欲經久當遂作二股仍須增添役夫乃爲長利詔有
司具析保明以聞　八月壬寅敕鄜守貳以四善三最

課縣令吏部歲上監司考察知州狀　丁未翰林學士
蘇轍言臣竊聞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
來而見申報漲水出岸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
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其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
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遣都水使者開河道進鋸牙欲
約之使東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過之
東行實同兒戲臣願陛下急命有司徐觀水勢所向依
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
憂其隄防壞決之處稍略加修葺免其決溢候河勢稍
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

移理而舉小失說不攻自破矣　辛酉太皇太后詔令
後明堂大禮毋令百官拜表稱賀　乙丑都水監何當
公事李偉言開撥直隄放水入孫邨口故道水勢順快
朝廷當極力閉北流乃爲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即令回
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
置修河司從之仍以都提舉修河司爲名　九月己卯
朝獻景靈宮辛巳大饗明堂赦天下百官加恩賜賚士
庶高年九十以上者　乙未檢舉先朝文武七條戒諭
百官遵守　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陛下前者罷修河
司中外無不以爲當今纔歷三時復興回河之役徒以

執政恥其前言之失必欲遂其妄舉大役河本無事而人彊擾之伏望明諭大臣博采羣言息意回河無以有限之財力塡不測之巨壑勿徇一言之失而冀必不成之功乞罷提舉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其北河決溢隨宜救護不報　初遼主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命耶律伊遜等更定條制時校定官耶重熙舊制刪其重複者爲五百四十五條取律一百七十三條又捌增七十一條凡七百八十九條增重編者至千餘條皆分類列以太康閒所定復以律及條例參校續增三十六條其後因事增校至大安三年止又增六十條

條約既繁典者不能徧習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眾吏得因緣爲姦冬十月乙巳遼主詔曰法者所以示民信使民可避而不可犯也比命有司纂修刑法然不能明體朕意多作條目以罔民於罪朕甚不取自今復用舊法餘悉除之　戊申翰林學士蘇轍上神宗御製集九十卷詔於寶文閣收藏　癸丑御邇英閣進讀三朝寶訓　十一月丁卯遼以燕國王延禧生子大赦妃之族屬進爵有差　癸未以門下侍郎孫固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劉摯爲門下侍郎吏部尙書傅堯俞爲中書侍郎先是梁燾劉安世入對延和殿太皇太后令具可

用臣僚姓名以進壽安世乃以堯俞及蘇頌薦至是堯俞遂大用　乙酉有星色赤黃尾跡燭地　己丑太皇太后御元日賀禮令百官拜表　壬辰改發運轉運提刑預支樂宴會徒二年法　甲午知杭州蘇軾言浙西艱食已甚今歲兩浙水鄉種麥絕少深恐來年必有饑饉盜賊之變轉運司上供額斛及補塡舊欠共一百六十餘萬石乞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詔許留上供米三之一由是米不翔貴復得賜度牒百道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半價糶常平米又作饘粥藥濟活者甚衆杭瀕海水泉醎苦居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

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浚西湖引水入運河溉田且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為田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而取給于江湖水游河泛溢闤闠三年一浚為居民大患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濬茆山鹽橋二河以茆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以餘力修治六井民稍獲其利軾曰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隄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乃取救荒之餘復請於朝得度牒以募役者隄成南北徑十三里植芙蓉楊柳於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曰蘇公隄　十二月丁酉朝正議大夫章惇始除喪

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初梁燾等劾奏惇用賤價奪民田詔俟服闋與宮觀差遣故有此授　癸丑要定朝儀二舞曰威加四海化成天下　甲寅減鄜延等路戍兵歸營　戊午以御史闕令中省兩省各舉二人　初范祖禹聞禁中覓乳媼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諭曰乳媼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臣侍經筵左右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

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是月劉安世又言臣前月末間權
罷經筵竊謂將有燕享今復半月講臣久不得望清光
乃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遂謂陛下浸近女寵此
聲流播實損帝德它日呂大防奏事太皇太后諭曰劉
安世有疏言禁中求乳母事此非官家所欲乃先帝一
二小公主尚須飲乳也官家常在吾榻前閤內寢處安
得有此

五年遼大安六年 春正月丁卯朔御大慶殿視朝 丁丑朝
獻景靈宮 乙酉范祖禹上劄子四道其一曰經筵闕
官宜得老成之人韓維風節素高若召以經筵之職物

論必以爲憾其二曰蘇頌近乞致仕須博聞彊識詳練典故陛下左右宜得碩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其三曰蘇軾文章爲時所宗忠義許國遇事敢言豈可使之久去朝廷其四曰趙君錫孝行書於英宗實錄輔導人君宜莫如孝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謹靜端潔言行不妄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　是月遂主如泥同江　二月己亥詔都水使者吳安持提舉修滅水河　夏人來歸永樂陷沒吏士百四十九人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仍約以委官畫定疆界　知穎昌府范純仁聞朝廷復議修

河上疏曰范百祿趙君錫相度歸陳回河之害甚明三
兩月來卻聞復興斯役望聖慈再下有司若利多害少
倘覬徐圖苟利少害多尤宜安靜疏奏主河議者不悅
役寢而不行太皇太后曰純仁之言有理宜從其請辛
丑詔罷修黃河先是河上所科夫役許輸錢免夫令出
上下皆以爲便純仁獨憂曰民力自此愈困矣力者身
之所出錢者非民所有今取其所無民安得不病獨富
人不親執役者以爲便耳且從來差夫不及五百里外
今免夫錢無遠不屆若遇掊克之吏則爲民之害無甚
於此　遂主如雙山　壬寅御邇英閣講尚書無逸篇

畢詔詳錄所講義以進故事經筵前一日進講義自元豐元年說書陸佃始至是詔今後講義於次日別進癸卯詔時雨稍愆應五嶽四瀆州軍令長吏祈禱　丁未減天下囚罪杖以下釋之　初文彥博復居政府期年即求去詔曰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以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時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彥博讀詔聳然不敢言去復留四年至是請去不已庚戌詔以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護國軍山南

西道節度使致仕令所司備禮冊命壬子彥博乞免冊禮從之甲子宴餞彥博於玉津園　三月丙寅朔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趙瞻卒謚懿節　丁卯賜故龍圖閣直學士孫覺家緡錢以給喪事　辛未女直貢於遼

壬申以尚書左丞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承旨蘇頌爲尚書左丞忠彥弟純彥之妻孫固女也各以親嫌乞罷不許忠彥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若悻悻辯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將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公望令就職從之

己卯以龍圖閣直學士知亳州鄧溫伯爲翰林學士承
旨王巖叟封還除命不聽溫伯本名潤甫時避高魯王
諱故以字行　癸未罷春宴　辛卯以楊畏爲監察御
史劉安世朱光庭言御史闕員屢詔近臣俾舉所知楊
畏不係所舉之士求而朝廷何名除授不報　壬辰罷
幸瓊林苑金明池　夏四月丁酉遂東北路統軍司設
掌法官　甲辰呂大防等以旱乞罷詔答不允　甲辰
右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孫固卒太皇太后及帝皆出
聲泣輟視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溫靖固宅心誠
粹不喜矯亢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

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尊堯錄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惇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世以爲篤論　癸丑詔講讀官御經筵退留二員奏對邇英閣

丁巳詔以旱避殿減膳罷五月朔日文德殿視朝

五月壬申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王巖叟韓川與劉安世看詳具利害以聞　遼主駐散水原　乙亥雨己卯御殿復膳（考異長編於壬申書是日雨乙亥書御殿復膳與宋史本紀異今從史）　庚寅以梁燾爲戶部尚書劉安世爲中書舍人燾安世並以乞罷鄧溫伯承旨除命不從辭所遷官不拜　范祖禹面對言慶歷元年出御製觀文鑒古圖記以示輔臣皇

祐元年召近臣三館臺諫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為圖鑒古不忘儆戒又圖寫三朝事迹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願陛下以永日觀書之暇閲覽此圖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　六月辛丑錄囚　甲寅遂遣使決五京囚　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人心已定唯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疑不能決乙卯御史中丞蘇轍入對即面斥其非退復上疏曰臣頃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未盡臣而不

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若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

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尚賴二聖仁慈育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宗廟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復有噬臍之悔疏入太皇太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曰竊見方今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

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雖有異黨譏
不歸心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
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
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
囘河雖能減水猶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
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
吏刱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
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處置若遂養成
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安正已平心
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

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由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且熙寧雇役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彊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為害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

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閒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故天下皆思雇而厭差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存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恐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海內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　秋七月遼上如黑嶺　乙酉夏人來言畫疆

界者不以綏州例詔曰已諭邊臣如約矣夏之封界當亦體此　始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羣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吏有白中孚者告蘇轍曰吏額不難定也昔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繁莫過於此昔銓吏止十數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數倍者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入故竭力辦事勞而不避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爲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要也舊法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爲一人今誠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

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其言為然乃具以白執政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自當消盡執政然之遂申尚書省後數月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損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大防得其書大喜欲此事必由己出別將詳定任永壽本諸司吏也為人精悍而滑嘗預知元豐吏額事獨能言其曲折大防悅之卽於尚書省創立吏額房使永壽與吏數輩典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專不復經由兩省一日內降畫可二狀付中書其一吏額也省吏白中書侍郎劉摯請封送尚書省摯曰當時文書錄黃過

門下令封過也對曰尚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經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摯曰中書不知其它當如法令遂作錄黃永壽見錄黃愕然曰兩省初不與乃有此耶卽白大防乞兩省各遣吏赴局同領其事大防具以語摯摯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爲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吏額事行畢永壽等推恩有差永壽急於功利勸大防卽以吏額日裁損吏員仍以私所好惡變易諸吏局次吏被排斥者紛然詣御史臺訴不平臺官因言 永壽等冒賞徇私不可不懲諫官繼以爲言永壽等既逐而吏訴額祿事終未能決時轍方爲中丞具

言後者所詳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顡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守之最難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大防知衆不服徐使都司再加詳定大略如轍前議行之　劉摯初以吏額房事與呂大防議稍不合己而摯遷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防大防稱疾不出摯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曰此皆被滅者鼓怨言路風聞過實不足湊譴大防它日語人曰使上意曉然不疑劉門下之力居多然士大夫趨利者交鬬其間謂兩人有隙於是造爲朋黨之論摯語大防曰吾曹心知無它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引

避大防曰行亦有請矣八月癸巳朔奏事畢摯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嚣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既退連上章出就外郡期必得請帝遣中使召摯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得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入視事摯不得已受命未幾呂大防辭位亦不許及摯遷右僕射與大防同列未滿歲言者爭詆摯摯尋罷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釁蓋自吏額始　右正言劉唐老言伏覩大學一編論入德之序願詔經筵之臣訓釋此書上進庶於清燕之閒以備觀覽從之　初鄧溫伯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駮之敢知亳

州閔歲復以承旨召梁燾爲御史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溫伯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溫伯嘗草蔡確制稱確有定策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疏乞暫出溫伯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聽　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上帝學八篇　九月丁丑詔復集賢院學士　丁亥以孫迥知北外都水丞提舉北流李偉權發遣北外都水丞提舉東流　冬十月癸巳罷都提舉修河司從中丞蘇轍

言也　詔導河水入汴　十一月壬戌高麗遣使貢於
遼己巳遼以南府宰相竇景庸爲武定軍節度使景庸
審決冤滯輕重得宜旋以獄空聞　蘇轍累言許將過
失將亦累表乞外十二月辛卯朔以將爲資政殿學士
知定州甲辰侍御史上官均又言呂大防堅彊自任不
顧是非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爲異惟許將時有異同大
防每懷私恨蘇轍素與大防相善希合其意盡力排將
期於必勝將既以異論罷去執政臺諫皆務依隨是威
福皆歸於大防紀綱法令自此敗壞矣因乞解言職於
是責知廣德軍　丙辰禁軍大閱賜以銀楪匹帛罷轉

賚　是歲京北旱浙西水災　遼放進士文充等七十
二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少保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八十二 起重光協洽正月盡昭陽作噩七月凡二年有奇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元祐六年遼大安七年 春正月壬戌遼主如混同江 癸酉詔祠祭游幸毋用羔羊 丙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蘇軾爲吏部尚書 中丞蘇轍言自來河決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決已緣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北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

淩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歸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爲分水之議而本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絶又與本路監司奏隨宜開導口地河槽務令淩闊并修葺緊急隄岸釃爲二渠臣覩其指意雖爲減水其實暗作回河之計欲乞聖慈特遣骨鯁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同安撫轉運諸臣躬行閲逃利害聞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罷分水指揮廢東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馬頭鋸牙所費河埽及鄰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則天下幸甚　二月辛

卯以門下侍郎劉摯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王巖叟僉書樞密院事　癸巳以御史中丞蘇轍爲尚書右丞（攷異）宰輔編年錄謂轍與劉摯王巖叟同日除今從長編及宋史命旣下而右司諫楊康國不書讀詔范祖禹書讀行下蘇軾改翰林學士承旨避嫌也　以翰林學士承旨鄧溫伯爲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　己亥遼主如魚兒濼　壬寅遼主命給渭州貧民耕牛布絹　辛亥王巖叟奏事罷留身曲謝言於太皇太后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凡所更改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惟願於用人之際更加審察復少進而西於帝前

奏曰陛下今日聖學當辨邪正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此乃淺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內小人外則泰君子外小人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　三月庚申朔御邇英閣呂大防奏仁宗所書三十六事請令圖置坐隅從之　癸亥上神宗實錄史官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所修也帝東嚮再拜然後開編呂大防於簾前披讀未久簾中慟哭止讀令進　壬午賜禮部奏名進士馬涓等及諸科及第出身九百五十七人　丙戌遼主駐鼎龍江　夏

四月辛卯罷幸金明池瓊林苑先是呂大防請爲賞花釣魚之會有詔用三月二十六日而連陰不解太皇太后諭旨天意不順宜罷宴衆皆歎服　夏四月壬辰呂大防劉摯奏危竿諭一事在三十六年之前注釋失仁宗意蓋聖意以爲人君居至高至危之地須用正直之人譬如危竿須用正直之木古人謂邪蒿人君不可食之因無害以其名不正也況邪佞小人乎　乙未復置通禮科從禮官請也　丙申詔恤刑　辛丑詔大臣堂除差遣非行能卓異者不可輕授仍按訪遺材以備擢任　夏人寇熙河蘭岷鄜延路　壬寅太白晝見

王子賜南平王李乾德袍帶金帛鞍馬　癸丑以戶部員外郎楊畏爲殿中侍御史中丞趙君錫所舉也畏先除監察御史言者斥其附會呂惠卿舒亶以進罷之至是復有此擢王巖叟移書詰劉摯摯不從畏初刻志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爲鄆州教授自是尊安石之學以爲得聖人意畏與摯善後呂大防亦善之大防摯異趣皆欲得畏爲助君錫薦畏實摯風旨也然畏卒助大防擊摯焉　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罷文德殿視朝　庚申詔呂惠卿除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權中書舍人孫升封還詞頭以爲惠卿量移未三年無名而復

必不可行壬戌進呈呂大防劉摯等皆持兩案旨太皇
太后曰俟及三年樞密都承旨劉安世言陛下初踐寶
極以呂惠卿蔡確之徒殘民蠹國是以逐之遠方謂宜
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宣城方踰再歲攻之當
法猶未嘗敘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毋見
在京師干訴朝廷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請若惠卿
之命遂行將藉以復確確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蝟毛
而起爲天下國家之計者其得安乎不聽　庚辰詔娶
宗室女得官者毋過朝請大夫皇城使　詔翰林學士
承旨蘇軾兼侍讀　丁亥後省上元祐敕令格　六月

王辰錄四　甲午遼主駐赤勒嶺己亥倒塌嶺人進古鼎有文曰萬歲永爲寶用辛丑回鶻貢方物于遼癸卯遼以權知東京留守蕭托輝舊作陶隗今改爲契丹行宮都部署　甲辰置國史院修撰官　丁未遼端拱殿門災

秋七月戊午朔回鶻貢異物于遼遼主不納命厚贈遣之　己巳蘇軾言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今歲大水尤甚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萬己卯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侍御史賈易率同官楊畏安鼎疏論浙西災傷不實乞行攷驗詔用其說范祖禹封還錄黃奏曰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

日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因此懲責則自今官司必以爲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給散無法枉費官廩賑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幷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遙爲處畫也所言伏乞更不施行從之　八月戊子朔賈易上疏言蘇軾頃在揚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爲聞好語草呂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弟轍早應制科試文繆不及格幸而濫進與軾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至引李林甫楊國忠爲喻奏旣入又有別疏宰執進呈具言易前後與同之語退復具奏曰臣等竊

知易乃王安禮所善安禮以十科薦之今舉失職之人皆在江淮易來自東南此疏不惟搖動朝政亦陰以中舉小之憤乃罷與易外任尋以本官出知廬州　庚寅遼主以暴雨罷獵　辛卯詔御史臺臣僚親亡十年不葬許依條彈奏及令吏部檢舉　壬辰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軾既為賈易誣詆趙君錫相繼言之後數日入見具辨其事因復請外詔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　乙未御史中丞趙君錫罷為吏部侍郎以附和賈易論蘇軾也尋出知鄭州　己亥令文武臣出入京城門書職位差遣姓名及所往　壬寅遼主幸慶州謁慶陵　乙

巳詔章惇復右正議大夫惇坐蘇州買田不法降一官至是滿當復故有是詔給事中朱光庭言惇不當用常法敘復于是更詔俟一期取旨　己酉修神宗寶訓癸丑詔鄜延路都監李儀等以違旨夜出兵入界與夏人戰死不贈官降官等　初兩宮幸李端愿宅臨奠旣還蔡確母明氏自氈車中呼太皇萬歲臣妾有表衛士取而去及三省進呈明氏狀太皇太后宣諭曰蔡確不獨為吟詩謗讟緣此人于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確當便死此事公輩亦須與挂意劉摯曰只為見呂惠卿一年量移便來攀例蘇轍曰惠卿量移時未有刑部

三年之法呂大防乞令開封府發遣從之旣而摯以發遣爲太甚大防復奏乞且令開封府告示朱光庭封還錄黃言確罪比四凶豈有復還之理乃以刑部常法預先告示理極不可遂寢前詔摯乃令本房出告示不復坐聖旨旣而復降錄黃過門下給事中雖欲再論列不可得矣　甲寅王巖叟言秋氣已涼陛下開燕之中足以留意經史舜雞鳴而起大禹惜寸陰願以舜禹爲法帝曰朕在禁中常觀書不廢也帝問巖叟從誰學對曰從河東甯智先生學後歷仕四方無常師帝問何自識韓琦對曰因隨侍閒居北門始識琦遂薦俾學官又辟

幕府復隨之居相三年至其葬乃去琦嘗教臣以事君之道前不希寵後不畏死左右無所避中閒惟有誠意而已臣佩以終身帝稱歎久之它日又因入對論取士嚴叟曰天下非無材取之不遠采之不博耳所遷所擢止於已用者數人而已故朝廷有乏材之患搢紳有沈滯之嘆且如天下郡守縣令最可以見治狀每歲使本道監司舉一二性行端良治狀優異者朝廷召而用之則人思自奮矣又問治道何先對曰在上下之情交通而無壅蔽之患上下之情所以通由舉仁者而用之仁者之心上不忍欺其君下不忍欺其民故君有德意推

而達于下民有疾苦告而達于上不以一身自便爲心帝曰安知仁人而舉之對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仁帝頷之　乙卯夏人寇懷遠砦　閏月壬戌嚴飭陝西河東諸路邊備　甲子以龍圖閣待制知鄆州蔡京知永興軍從呂大防請也　是日執政會議都堂呂大防劉摯欲以知永興軍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王巖叟曰恐公議不協既而奏可巖叟謂同列曰必致人言錄黃過門下省范祖禹封還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除命既下左正言姚勔又論其不當已而三省復欲用蒲宗孟爲兵部尚書蘇轍言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

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太皇太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員若並用此四人使互進黨與氣類一合不獨臣等無可奈何卽朝廷亦無可奈何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朝廷自此不安靜矣議遂止壬申以知揚州王存爲吏部尚書淸臣知成德軍　刑部侍郎彭汝礪與執政爭獄事自乞貶逐甲申詔改禮部侍郎　九月丁亥邊臣言夏人寇麟府二州壬辰詔州民爲寇所掠廬舍焚

蕩者給錢帛毀稼者賑之失牛者官貸市之　癸巳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丁酉王贄等遷官有差　詔歲出內庫緡錢五十萬以備邊費　丙申遼主還上京己亥日本遣使貢於遼　甲辰幸上清儲祥宮王子宮成議將肆赦王巖叟曰符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于聖治也乃止　冬十月丁卯有流星晝出東北　庚午朝獻景靈宮還幸國子監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太學國子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遂幸昭烈武成王廟肅揖禮畢還內先是范百祿轉對謂

視學故有是舉　癸酉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對
甚久論劉摯及蘇轍也雍言摯善牢籠士人不問善惡
雖贓汙久廢之人亦以甘言誘致因具摯黨人姓名王
巖叟劉安世韓川朱光庭趙君錫梁燾孫升王覿曾肇
賈易楊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葉仲趙挺之盛陶龔
原劉槩楊國寶杜純杜紘詹適孫諤朱京馬傳慶錢世
榮孫路王子韶吳立禮凡三十人左正言姚勔入奏並
言摯朋黨不公右正言虞策言摯親戚趙仁恕王鞏犯
法施行不當甲戌摯以棠爲姻家轍以嘗薦鞏皆自劾
詔答不允轍又言頃復見臺官安鼎亦論此事謂臣欺

罔詐謬機械淺巧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尚在朝廷然鼎與廸君錫賈易等同構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賴聖鑒昭察君錫與易卽時降黜鼎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伏乞早賜責降使鼎私意得伸是日轍與摯俱宣押入對對已押赴都堂摯先出待命於僧舍乞賜罷免戊寅王巖叟言方今劉力盡忠之臣摯居其最豈可因一二偏辭輕示退棄安知其閒無朋邪挾私而陰與羣姦爲地者不報太皇太后獨遣中使賜蘇轍詔諭令早入省供職　辛巳帝謂呂大防曰諭劉摯者已十八章初不爲王鞏事乃邢恕過京師摯與

通簡又延接章惇之子牢籠爲它日計初邢恕謫永州舟行過京師劉摯故與恕善因以簡別摯摯荅簡其末云爲國自愛以俟休復持簡者問監東排岸官茹東濟恕舟安在東濟傾險人也數有求于摯弗得怨之亟取摯簡錄其本送鄭雍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釋其語上之以休復爲復子明辟之復謂摯勸恕俟太皇太后它日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遂謂摯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帝於是始有罷摯意太皇太后亦怒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

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辯且求去位奏入不報　遼命燕國王延禧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總北南院樞密使事

癸未詔京西提刑司歲給錢物二十萬緡以奉陵寢

甲申王巖叟奏臣之區區欲有所言不爲一劉摯爲陛下腹心之人太皇太后宣諭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姦邪實爲忠實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巖叟曰言事官未必皆忠直楊畏乃呂惠卿黨但欲除陛下腹心與姦邪開道路耳時已有詔鎖學士院草麻制罷摯而巖叟未知也十一月乙酉朔摯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鄆州麻制以從摯所乞爲辭給事中朱光庭封還曰摯有功大

臣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爲黨亦罷知亳州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爲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爲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孤立一意不受請謁然勇于去惡竟爲朋讒奇中天下惜之　初衛朴歷後天一日元祐五年十一月癸未冬至驗晷長之日乃在壬午遂改造新歷至是歷成壬辰詔以元祐觀天歷爲名

庚子遼主如藕絲淀　辛丑中書侍郎傅堯俞卒太皇太后謂輔臣曰堯俞金玉人也惜不至宰相帝輟朝臨奠諡憲簡初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于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

不猛是爲難耳欽之堯俞字也　甲子遼主望祀木葉山以武定軍節度使竇景庸爲中京留守〔攷異〕李錄曰是月乙酉朔無甲子日疑史誤　十二月戊辰夕開封府火　呂大防言聞有客星在昴畢間王巖叟曰天道遠不可知但朝廷每事修省天道自當順應太皇太后曰天道安敢忽更在大臣同修政事　夏人犯邊知太原府范純仁自劾禦敵失策壬申詔貶官一等徙知河南府　是歲夏改元天祐民安

七年遼大安八年春正月乙酉遼主如山榆淀　乙巳張誠一以脅父墓取犀帶降職與祠　二月丁卯詔陝西河

東邊要進築守禦城砦　三月甲申朔御邇英閣侍讀顧臨讀仁宗寶訓至鈔法事左僕射呂大防曰臣當陝鈔法本末祈陛下通知利害之詳國初輦運香藥茶帛犀象金銀等物赴陝西變易糧草計率不下二百四十萬貫自鈔法行始令商賈于沿邊入中錢糧草卻于京師或解池請鹽赴沿邊出賣於官私爲便帝甚善之

丁亥以程頤爲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衆而蘇軾在翰林士亦多附之者二人互相非毀頤竟罷去至是頤服闋三省言宜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皇太后從其言故頤不

復召　禮部侍郎兼侍讀范祖禹言臣掌國史伏覩仁
宗皇帝豐功盛德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
畏天愛民敬祖好學聽諫此所以爲仁也願陛下澇留
聖思又言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論
語史魚遽伯玉一章仁宗曰遽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
史魚之直仁宗人主也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如史
魚天下由是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之大德也願
陛下以此爲法帝然之　巳亥錄囚　遼主駐達里舍
淀丁未遼曲赦中京蔚州役徒　辛亥以知河中府蒲
宗孟知永興軍　夏四月癸丑朔以知永興軍蔡京爲

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先是議兩制差除宰執異同不決呂大防顧梁燾問誰可燾曰公久居朝廷收養人材固多惟不以愛憎率於偏聽而以朝廷得人爲已任此所望於公也大防曰昔之材耳燾曰天下何嘗乏材但賢者不肯自向前求進須朝廷識拔則有以來之立賢無方不患無人也及蔡京帥蜀燾曰元豐侍從可用者多惟京輕險貪愎不可用後竟如其言　帝年益壯太皇太后議立后歷選庶家女百餘入宮孟氏年十六兩宮皆愛之教以女儀已而太皇太后諭宰執曰孟氏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

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甲子命尚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充發冊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大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戶部尚書劉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納采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 甲戌立考察縣令課績法以

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爲四善又分治事之最勸課之最撫字之最爲三最仍通取善最分爲三等（攷異）李燾云實錄于四年八月五日壬寅載吏部言考課法又於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甲戌重載蓋至七年四月始行也今定作甲戌　丁丑遼主獵于西山　己卯范祖禹言程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與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頤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迂疏則固有之人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又言王存蘇軾趙彥若鄭雍孔武仲呂希哲呂大臨吳師仁等皆可用希哲公著之子大臨大防之弟也時祖禹屢請

知梓州宰執擬從其請太皇太后曰皇帝未欲令去且爲皇帝留之祖禹乃不敢復請　五月丙戌詔程頤許辭免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差管句崇福宮初頤表請歸田里言道大則難容節孤者易蹈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册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又曰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祿位孟子所謂是爲壟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及崇福命下頤卽承領敕牒但稱疾不拜假滿百日亟尋醫訖不就職　戊戌帝御文德殿册孟氏爲皇后后洺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也太皇太后

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家有事必斯人當之　庚子罷侍從官轉對　甲辰遼主駐赤勒嶺　楊佶黃慶基言王巖叟父子預政交通貨賄竊弄威福巖叟遂稱疾乞再上丙午罷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　築李諾平城賜名定遠城從陝西轉運使穆衍請也（攷異）穆衍墓誌云熙河分界議久不決遣衍往視請介兩壘之間城諾平以控要害明年築李諾平賜名定遠用衍策也六年除陝西漕李燾云衍于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自右司郎中除陝西漕其請築諾平蓋六年事至七年三月始築不一月而城成也墓誌以爲五年誤矣

是月遼生女直部節度使和哩布舊作劾里鉢今改卒和哩布生十一子其著者長曰烏雅舒舊作吳雅東今改次曰阿古

達舊作阿骨打今改曰烏奇邁舊作吳乞買今改曰楝摩曰扎喇舊作查剌今改和哩布病篤呼弟英格舊作盈哥今改謂曰烏雅舒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古達能之遂卒毋弟頗拉淑舊作頗剌淑今改襲爲節度使和哩布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長皆稱貝勒舊作勃極烈今改頗拉淑機敏善辨尤能知遼人國政民情每白事于遼聽者皆信服不疑

六月癸丑朔詔淮南東西兩浙路諸逋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並權住催理一年從知揚州蘇軾請也

辛酉以尚書左丞蘇頌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尚書右丞蘇轍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范百祿爲中書侍

郎翰林學士梁燾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鄭雍爲尚書右丞韓宗彥知樞密院事戶部尚書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梁燾累章辭位帝遣中使趣拜已而入謝太皇太后曰官家聖德日成正須卿家輔助燾對曰臣不敢不盡忠如范純仁韓維輩在外賢德尚多願陛下留意又上疏言范祖禹劉安世久在侍從宜置諸左右使斷國事安燾許將皆舊人可倚任　甲子置廣文館解額以待四方游士之試京師者　乙丑夏人遣使乞援于遼

戊辰渾天儀象成　秋七月丁亥遼主獵於沙嶺

癸巳詔修神宗正史　復翰林侍讀學士以范祖禹爲

之祖禹時爲翰林學士因叔百祿在中書改是官　癸卯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爲兵部尚書（攷異）王宗沐續鑑於是年九月書蘇軾自揚州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據長編則除兵部在七月兼侍讀在八月均非九月事今從之　八月丙辰罷監酒稅務增剩給賞法　己未詔西邊諸路嚴備毋輕出兵　前陷交趾將吏蘇佐等十七人自拔來歸　癸酉龍圖閣學士兵部尚書蘇軾兼侍讀　時朋黨之論寖熾吏部尚書王存爲帝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是也慶歷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爲朋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復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與用

事者不合己卯詔存出知大名府辭之改杭州　九月
詔議郊祀典禮顧臨范祖禹等八人議請合祭天地范
純禮彭汝礪曾肇孔武仲等二十二人議南郊合祭天
地不見於經范百祿亦言圜丘無祭地之禮先帝所廢
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壬辰太皇太后謂輔臣曰郊祀宜
依仁宗先帝故事呂大防言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
地而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祇位恐亦未安蘇頌
鄭雍意與大防合太皇太后是其言戊戌詔曰國家郊
廟時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惟三歲一親郊則先饗清
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

不應古儀先帝詔定親祀北郊之儀未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示位而宗廟之饗率如權制朕以涼昧嗣承六聖休德鴻緒今茲禋禮奠幣上帝祼鬯廟室而地示大神久未親祀矧朕方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示位以嚴竝祀之報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以聞　己酉永興軍蘭州鎮戎軍地震　冬十月庚戌朔環州地震　丙辰遼賑西北路饑　時遼部有侵遼者西北路招討使阿嚕隆古（舊作阿魯掃古今改）召準布部長瑪古蘇（舊作磨古斯今改）使攻之俘獲甚眾阿嚕隆古以

功加左僕射復整軍進討諜擊瑪古蘇由是準布諸部
俱不服　丁巳詔陝西有前代帝王陵廟處給民五家
充守陵戶　戊午以開封府推官成平來之邵復爲監
察御史　辛酉詔以大河東流都水監使者吳安持賜
三品服北平都水監丞李偉任滿日令再任　夏人寇
環州及永和諸砦凡七日始解去初知慶州章楶數遣
輕兵出討屢有斬獲部族不敢寧居楶策其必報讎知
將攻環州乃將精兵幾萬統以驍將折可適等而授之
策曰敵進一舍我退一舍彼必謂我怯不復備我邀擊
乃銜枚由間道繞出其後或伏山谷伺閒以擊其歸又

以境外皆沙磧近城百里有牛圖所潴水足以飲人馬乃夜遣置毒夏人圍環數日無所獲而歸可適等潛屯洪德城伺夏師過識其母梁氏旗幟城中鼓譟而出馳突蹴躒夏師大敗梁氏幾不得脫盡棄供帳而逃又飲牛圖水人馬被毒死傷不可勝計攷異宋史作丁卯夏人寇環州據長編于辛酉日書西夏人寇環州丁卯環慶路言西賊入寇是入寇實在辛酉日丁卯則樞密報日也今從長編作辛酉

準布部長瑪古蘇叛殺遼金吾圖古斯舊作吐古斯今改

遼主命奚六部呼哩舊作禿里今改發諸番兵討之　壬申遼南府宰相王經卒戊寅以左伊勒希巴耶律尼哩舊作涅里今改爲彰聖軍節度使　十一月辛巳太白晝見　甲申

詔大中大夫觀察使以上許各占永業田十五頃餘官及民戶願以田宅供祖宗饗祀之費者亦聽官給公據改正稅籍　戊子遼以樞密副使王是致兼知樞密院事以權參知政事韓資讓參知政事　辛卯朝獻景靈宮壬辰享太廟癸巳祀天地於圜丘赦天下羣臣中外加恩罷南京榷酒民有親喪者以差等與免徭（攷異）陳師道談叢云故事常赦官典贓入已不赦熙寧以後始赦吏罪則盡赦元祐七年南郊赦杖罪八年皇太后服藥而赦則盡赦之矣按是年始合祭天地故所赦較廣而宋志不言其詳今附見師道說於此　丁酉遼以通州水災害稼遣使賑之　辛丑賜徐王顥劒履上殿　乙巳梁燾言先帝大臣多以材進可稍復用委以別都

名藩以全終始　戊申遼北院大王哈魯舊作合魯今改卒十二月甲子以京西路轉運副使賈易知蘇州　是歲遼放進士寇尊文等五十三人

八年遼大安九年春正月庚辰遼主如混同江　甲申英州別駕蔡確卒　丁亥御邇英閣顧臨讀寶訓至漢武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為丁度言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呂大防因推廣以進曰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

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
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
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帝曰今宮
中見行家人禮大防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朝
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
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與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
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
本朝止用赤白爲飾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
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之力
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耳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

主在禁中冠服猶用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淺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師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　壬辰幸中太一宫　庚子詔頒高麗所獻黃帝鍼經于天下　丁未范百祿言自元祐四年正月降敕罷回河今來臣僚回河之意終不肯已然大河亦終不可回其安持等方用生巧計塑過北流前後多

端致大河漸有塡淤之害浸壞禹迹之舊豈不深可惜
哉　二月己酉高麗遣使買歷代史及冊府元龜等書
禮部尚書蘇軾言宜卻其請省臣許之軾又疏陳五害
極論其不可且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
肎與今高麗所請有甚于此其可與乎詔書籍曾經買
者聽　壬子詔刑部不得分禁繫人數瘐死數多者申
尚書省　癸丑詔大寧郡王以下出就外學　乙卯依
都水監所奏作北流軟堰蘇軾奏臣嘗謂軟堰不可施
于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闊止百餘步冬
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爲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東

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破堰陰爲回河之計耳河北轉運副使趙偁亦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是三者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專議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閉郤方漲之勢未可併入東流是見近忘遠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全盛之勢以治東流北流於是詔罷軟堰　是月以崇政殿說書呂希哲爲右司諫希

哲固辭蘇軾戲謂希哲曰法從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
笑而不應退謂范祖禹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爲首
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故希哲有是言旣而不拜
瑪古蘇侵遼三月遼西北路招討使耶律阿嚕薩古
（舊作阿掃古今改）追之都監蕭章紏（舊作張九今改）遇賊與戰不利二
室韋與六院部隸牧官等軍俱陷于敵阿嚕薩古不以
實聞遼主知之削其官決以大杖　壬午尙書右僕射
蘇頌罷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
授任杜絕僥倖淡戒邊臣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
爭之會除賈易知蘇州頌以易皆在御史名敢言爲監

司矣今乃作稱則是因赦令反下遷也不可議未決諫官楊畏來之邵謂頌稽留詔命頌上章辭位罷爲集禧觀使梁燾言頌不可降職處外以示疏遠遂詔以觀文殿大學士留京師攷異李燾曰邵伯溫云楊畏攻劉相出意謂必相蘇轍朝廷乃以蘇頌爲右僕射畏又與來之邵言蘇相留質易詔命不下時中丞李之純與蘇相爲姻家偶在病告畏入臥內見之純日臺諫言蘇頌章累上未有施行公與連姻託病在告恐言者將及公李長者爲畏所劫亦上章言臣僚論蘇頌章疏乞早除出蘇相遂罷太皋太后察見畏等私意自召范純仁拜右僕射畏與之邵又言純仁不可用不報實錄不載之純有言李淸臣與許將言書云子容之罷雖言者衆之所別有爲非而莫悉也不知淸臣所稱有爲是何事豈即邵伯溫所記楊畏反覆攻擊爲蘇轍地乎當攷

庚寅范祖禹言仲春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逼人惟陛下側身修德以銷大異

辛卯中書侍郎范百祿罷蘇頌旣罷百祿以同省待罪請外不許御史黃慶基上疏列百祿五罪又言洛黨雖衰川黨復盛請早賜罷黜以離其黨與百祿遂力求去許之初罷百祿不除職梁燾以爲言乃除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庚子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　是月門下侍郎蘇轍奏近臣以董敦逸言川人太盛差知梓州馮如晦不當指爲臣過遂面陳本末尋蒙宣諭深察敦逸之妄然亦須略加別白其敦逸言臣章疏乞早付三省施行敦逸又言奏差除之人雖蘇軾爲多或是親知或其

鄉人致仕路有不平之歎近高麗買書黃河軟堰之事皆得旨已行尋以軾繳見拒而罷臣聞人君者制命者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命令重則君尊命令輕則臣強今陛下已行之命而軾繳還而拒之語其情犯又非蘇頌范百祿之比釋而不治命令輕矣乞斷自宸衷指揮施行　夏四月丁未朔夏人來謝罪願以蘭州易塞門安遠二砦詔數以逆順不常而卻其請　甲寅令范祖禹依先朝故事止兼侍講　乙卯遼興中府甘露降遼主遣使祠佛飯僧　丁巳詔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罷禮部集官詳議　甲子以

知永興軍李清臣爲吏部尚書　癸酉遼主獵於西山
五月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
臨請以唐宰相陸贄奏議校正繕寫進呈　己卯以吏
部尚書李清臣爲資政殿學士知眞定府姚勔論其不
當召用故也　辛卯御史董敦逸黃慶基並罷敦逸四
狀言蘇轍慶基三狀言蘇軾謂軾昔爲中書舍人所行
制詞指斥先帝而轍相與表裏以紊朝政三省同進呈
呂大防奏曰敦逸慶基言軾制詞謗毀先帝臣竊觀先
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以鞭撻四裔而一時羣臣將順
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

隨時救改蓋事理當然耳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尙察屢興慘獄章帝易之以寬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眞宗卽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卽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毀謗先帝者自元祐以來言事官有所彈擊多以謗毀先帝爲辭非惟中傷善類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將爲患蘇轍因奏曰臣昨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制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豈謗毀先帝者耶臣聞先帝末年

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變更蓋追述先
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
防曰聞永樂敗後先帝嘗咎兩府大臣略無一人能相
勸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出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
此事官家當深知於是斥敦逸慶基爲湖北福建轉運
判官中丞李之純御史楊畏來之邵言二人誣陷忠良
其責太輕丙申詔各與知軍差遣敦逸知臨江軍慶基
知南康軍蘇軾以劄子自辯言臣任中書舍人日適值
朝廷竄逐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
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告詞事涉先朝不無所忌

臣愚意以爲古今如縣爲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爲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又況再加貶黜淡惡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今慶基乃反指以爲誹謗不亦矯誣之甚乎其餘所言李之純蘇頌劉誼唐義問等告詞皆是慶基文致附會以成臣罪此風始于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于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爲臣言也太皇太后令轍諭曰緣近來衆人正相掊拾且須省事軾乃具劄子稱謝曰昔東漢孔融才疏意廣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晉嵇康才多識寡是以遇鍾會之禍臣人無

二十之長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
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則臣已下從二子游久矣豈復有
今日哉　是月水官又請進梁邨上下約東狹河門趙
偪爭不能得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氾德清西決內黃
東淤梁邨北出闞邨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淤斷河
水四出壞京郡浮梁幅員數百里漂廬舍敗冢墓遺民
之僅免者老弱聚金隄上哀號之聲數舍不絕　六月
丁未朔遼主駐散水原　甲寅禮部尚書蘇軾乞知越
州詔不允　戊午尚書左丞梁燾罷爲資政殿學士同
醴泉觀使故事宮觀使非宰相不除遂寘同使之名以

寵之肅初以議邊事不合卽屬疾求罷章屢上帝皆遣內侍封還仍問所以必去之理并密訪人材肅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人材之可用者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具奏曰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且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尋乞補外出知潁昌府臨行帝遣內侍賜茶藥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先是劉摯罷相帝欲復用范純仁乃出御札以問呂大防大防對曰如所宜示實允羣議遂遣內侍李倬齎詔書召純仁赴闕已未楊畏言純仁方罷帥降官名在謫籍而陛下遽命

以爲相賞罰不明何以詔示天下來之邵又言純仁師事程頤闇很不才皆不聽畏與蘇轍俱蜀人前擊劉摯後擊蘇頌皆陰爲轍道地太皇太后覺之故復自外召純仁畏尋又言轍不可大用云　秋七月丙子朔以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入對太皇太后曰人言相公必先進王覿彭汝礪如何純仁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惟陛下加察　辛卯遼主如黑嶺　遼樞密使阿蘇舊作阿思今改以蕭托輝舊作陶隗今改嘗言其短淩衛之會西圍不寧阿蘇奏曰邊隅重大可擇重臣鎮撫遼主曰托輝何如阿蘇曰誠如聖旨遂以托輝

爲西南面招討使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